

水滸傳
卷八至十



水滸傳
2339
3



明人遠21
冊 2339
卷 3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八

聖歎外書

第三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看○書○要○有○眼○力○非○可○隨○文○發○放○也○如○魯○達○遇○
着○金○老○却○要○轉○入○五○臺○山○寺○夫○金○老○則○何○力○
致○魯○達○於○五○臺○山○乎○故○不○得○已○却○就○翠○蓮○身○

第五十一回 大關五臺山

上生出箇趙員外來。所以有箇趙員外者。全是作魯達入五臺山之線索。非為代州鴈門縣有此一箇好員外。故必向魯達文中出現也。所以文中凡寫員外愛鎗棒有義氣處。俱不得失口便讚員外也。是一箇人要知都向前段金老所六女兒嘗嘗對他孤老說句。中生出來便見員外只是愛妾。面上着實用情。故後文魯達下五臺處便有。好生不然一。

語了結員外一向情分。讀者苟不會此便目。不辨牛馬牝牡矣。

寫金老家寫得小樣。寫五臺山寫得大樣。真是史遷復生。

魯達兩番使酒。要兩樣身分。又要句句不相像。雖難矣。然猶人力所及耳。最難最難者。於兩番使酒。接連處。如何做箇間架。若不做一間架。則魯達日日將惟使酒是務。耶。且令讀。

第五十一回 卷八 二

者○一○番○方○了○一○番○又○起○其○目○光○心○力○亦○接○濟○
不○及○矣○然○要○別○做○間○架○其○將○下○何○等○語○豈○真○
如○長○老○所○云○念○經○誦○咒○辦○道○叅○禪○者○乎○今○忽○
然○拓○出○題○外○將○前○文○使○酒○字○而○掃○刷○淨○盡○然○
後○迤○邐○悠○颺○走○下○山○去○並○不○思○酒○何○況○使○酒○
真○斷○熬○煉○石○之○才○也

話○說○當○下○魯○提○轄○紐○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
人○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文那○老○兒○直○拖○

魯○達○到○僻○靜○處○說○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
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捉○你○你○緣○何○却○去○看○榜○
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的○拿○了○榜○上○見○
寫○着○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酒○家○不○瞞○你○說○因○
為○你○上○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是魯達爽直聲口在別人中便有
許多謙遜此却直正○迎○着○鄭○屠○那○厮○被○酒○家○三○拳○
直云因為你上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不○想○
來○到○這○里○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里○問得緊簇

金老道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回東京去又怕這廝趕來極曲之情極便之亦無恩人在彼搭救老兒口中贊一因此不上

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箇京師古鄰來這裏做買賣就帶老漢父子兩口見到這裏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做媒結交此間一箇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皆出於恩人我女兒嘗嘗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員外後邊許多好意都在此句生出那箇員

外也愛刺鎗使棒不重員外鎗棒只借嘗說道怎

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念如何能彀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魯提轄便和金老叙得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徑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

道我兒大恩人在此畫那女孩兒濃粧艷飾從裏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彀有今日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女子開口請上樓去視魯達猶父也然樓上已算曲

室只因此句似生出員外捉奸一番風波來文心真有前掩後映之妙曾達道不須

生受酒家便要去不知何處去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

里如何肯放教你便去老兒接了桿棒包裹孝順如見

○行文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

人坐坐我去安排飯來此句有三妙在內不可不

兒嬌養慣老兒燒火慣一是語中魯達道不消多

事隨分便好魯達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報量

些粗食薄味何足掛齒女子問在魯達在樓上坐

地金老下來寫得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厮新討妙

宅分付那箇那箇妙姬明明是一奴一面燒火

放在未買東西之前祇為要顯出那箇姬奴耳不

然喚姬奴無別事若買了回來則老兒與小厮可

以自燒姬奴為添足矣只外宅二老兒和這小厮

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釀鶯肥鮮時新果子之

類歸來一面開酒自有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

樓來春臺上放下三箇盞子三雙筋之鋪下菜

蔬果子噯飯等物姬奴將銀酒壺燙上酒來又有

壺○不繼不女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

魁宛然外宅妙方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

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日老漢初到這里寫箇紅

紙牌兒且夕一炷香父女兩箇兀自拜哩今日恩

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得你這片

心魯達托大三人慢慢地飲酒嫌疑之極與調將

及天晚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奇魯提轄開窗看

時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裏都叫

拿將下來人叢裏一箇官人騎在馬上口裏大喝

道休叫走了這賊含糊雙關魯達見不是頭拿起

凳子澤棒被金從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搖手

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捨下樓去直至那騎馬

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起來便喝

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寫得淋漓突那官人

下馬入到裏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樓上那官人

撲翻身便拜非寫趙員外義氣也寫金老女父數

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
 魯達便問那金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
 便拜酒家雖是問辭亦寫魯達托大意思老兒道這箇便是我兒
 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
 在樓上喫酒因此引莊客來廝打老漢說知方纔
 喝散了魯提轄上樓坐定樓夫金老重整杯盤再
 備酒食相待趙員外讓魯達上首坐地魯達道酒
 家怎敢員外道聊表相敬之禮小子多聞提轄如

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為萬幸魯達道酒家是

箇粗鹵漢子我與我周旋久方有此四字又犯了

該死的罪過若蒙員外不棄貧賤結為相識但有

用酒家處便與你去活魯達趙員外大喜動問

打死鄭屠一事無賢無愚必要問及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

此三句令半喫了半夜酒各自歇了次日天明

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欲請提轄到敝莊住幾

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里多

路地名七寶村文殊菩薩風俗。此書每欲起一篇大文字必於前文先露一箇消

息使文情漸漸隱隆而起猶如山川出雲乃始磨寸也如此處將起五臺山却先有七寶村名字林

冲將入草料場却先有小二潭家漿洗綿襖六月將切生辰綱却先有阮氏鬢邊石榴花等是也

便是魯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再牽一疋

馬來俗本作叫牽兩疋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

魯提轄上馬叫莊客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

父女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兩箇並馬行程於路

說些閒話省投七寶村來不多時早到莊前下馬

趙員外携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而坐一

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

備酒食管待魯達道員外錯愛酒家如何報答趙

員外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泛然讀之可笑可醜而今人猶津津

之言如何言報答之事話休絮煩魯達自此之後在

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箇正在書

院裏閒坐說話書院裏說閒話何也避王進在史家莊身分也蓋員外愛鎗棒只是

借作入港之法耳非此史進是條好漢定要出色若此處不住書院說閒話則務要較鎗棒矣在員

外何苦在魯達亦何以異於王進只見金老急急

奔來莊上逕到書院裏見了趙員外并魯提轄見

○沒人○三字寫出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

為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喫酒員外誤聽人

報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後却散了人都有些疑

心便借前文人說開去昨日有三四箇做公的來

鄰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村裏緝捕恩人

能曲折筆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地時

酒家自去便了○不知何處去趙員外道若是留提轄在

此誠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怨悵若不留提轄

來許多面皮都不好看趙某却有箇道理教提轄

萬無一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魯達道

酒家是箇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便了做甚麼

不肯趙員外道若如此最好離此間三十餘里有

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箇文殊院原是文殊

菩薩道場寺裏有五七百僧人為頭智真長老是

我弟兒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裏醜話○一路每每於無意中寫出趙

員外不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是取

在寺裏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會有箇

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提轄肯時一應費用

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

二字寫盡如今便要去時那里投奔人不如就了

這條路罷便道既蒙員外做主酒家情愿做和尚

專靠員外做主當時說定了說定者難之辭也當時說定者易之辭也

極力寫魯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疋禮物此處漏

金老回去○魯達自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

箇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趙員

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兩乘轎子擡上山來一面使

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

來迎接兩箇下了轎子下轎子去山門外亭子好箇

先坐一坐異日無當坐定寺內智真長老得知引

着首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趙員外和魯達向

前施禮真長老打了問訊說道施主遠出不易施

脚懶僧家心趙員外答道有些小事特來上剎相熱盡此二字

免真長老便道且請員外方丈喫茶趙員外前行

魯達跟在背後當時同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

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禪椅上寫魯員外叫魯

達附耳低言你來這裏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

魯達道洒家不省得爽心直且起身立在員外肩

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

排立東西兩班莊客把轎子安頓了精一齊搬將

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

來寺中多有相續檀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

足稱謝道人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

啓堂頭大和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

上剎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今有這

箇表弟姓魯三寶位前不敢更名是關內軍漢出

身因見塵世艱辛信心人頭滑語鄭屠情願棄

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大慈大悲看趙某薄面披剃為僧一應所用弟子自當準備萬望長老玉成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箇因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易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茶罷收了蓋托真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齋食只見首座與眾僧自去商議道這箇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却恁兇險以眼取人眾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失之魯達

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裏坐地首座眾僧稟長老說道却纔這箇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相貌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你等眾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呪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回來對眾僧說道只顧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維摩詰經云菩薩直心是道場無誦曲眾

生來生其國長老深解此言雖然時下兒頑命中駁難久後却

得清淨證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一箇文殊叢林其衆何止千人

却不及一箇軍漢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

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長

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

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

寺裏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特詳此語寫得

可笑要知以極高典語寫極敗典事神妙之筆縫匠攢造新進士大紅袍新嫁娘嫁衣裳極忙攢

造新死人大斂衣衾新出家袈裟拜具亦極忙然一忙中有極熱一忙中有極冷不可不察一

兩日都已完備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鐘擊鼓

就法堂內會集大眾整整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

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員外取

出銀錠表裏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宣疏已

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下巾幘

打得好鄭屠救得好金老寫得如畫把頭髮分做九路綰了搨揲起

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了却待剃髭鬚奇魯

達道雷下這些兒還酒家也好從來名士多愛鬚

亦然見他名衆僧忍笑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道

士風流也大衆聽偈念道寸草不留六根清淨與汝剷除免

得爭競通達佛法謝靈運施與維摩却不知爲

達佛法妙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咄盡皆剷去淨

髮人只一刀盡皆剷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

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靈

光一點價值千金佛法廣大賜名智深竟與長老作弟兄行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

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

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與他摩頂受記道

一要皈依佛性二要歸奉正法三要歸敬師友三

皆不甚如法釋此是三歸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不

史只應如此二不要偷盜能三不要邪淫能四不要貪酒不能

能五不要妄語能智深不曉得戒壇答應能否二字

却便道酒家記得錯錯落落鹵鹵莽莽萬善戒壇

中從未聞此四字如雷之吼

真正衆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到雲堂

裏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

禮物都事引魯智深參拜了衆師兄師弟又引去

僧堂背後選佛場坐地當夜無事只是開看一筆

飛肉舞知道明夜必有可觀手法之妙至此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

老留連不任早齋已罷衆僧都送出山門趙員

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後設無數文字

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

到言語冒賣誤犯清規是必連日書院裏領畧不少故能相知至此萬

望覷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老僧

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咒辦道參禪員外道日

後自得報答人叢裏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

道人叢裏一句到松下一位作家員外來賢弟你從今

日難比往常此合無數不好說的話於此八字寫盡匆匆難盡凡事自宜省

戒切不可托大二字是魯倘有不然難以相見保

重保重早晚衣服何得止是衣服況衣服甚緩四字風雲入妙我自使

人送來智深道不索哥哥說酒家都依了深願趙

員外東卿西嚶之意。○爽直自是天性。定無食言。且今日依是真正依。後日喫酒打人。是另自喫酒

打人亦重。非食言也。當時趙員外相辭了長老再別了衆人

上轎引了莊客挑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細○兩乘轎子

下山回家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話

說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

睡○聞殺英雄。作者胸中。血淚十斗。○頗有人言。倒頭便睡。是大修行人。大自在法。嗟。菩薩行六

度萬行。而自莊嚴。豈若狹犬。食飽即卧。形如斃瓠者。○菩薩英雄也。游行十方。傾盼雄毅。若有一刹

那頭合眼欲睡。即是菩薩行放逸法。奈何讚上下

肩兩箇禪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

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酒家自睡。干你甚事。八字說得

有情有理。雖百辨才。不容更辨。禪和子道。善哉。智深喝道。團魚酒

家也喫甚麼。鱗哉。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

團魚大腹。又肥甜了好喫。那得苦也。此等世人。以為佳。予獨不

取。上下肩禪和子都不采他。繇他自睡了。元人曲云。破題

見第一夜。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

勸道長老說道他後來證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

只是護短你們且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

子自去了智深見没人說他每到晚便放翻身體

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響大獅子

吼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種震動只在佛殿後

撒屎撒尿遍地都是是佛乾屎侍者稟長老說

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箇出家人體面叢林中如

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說長老通達且看檀

越之而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在五臺

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箇月省文也却用一攪字

事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四字斷得當日

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布直裰繫了鴉青緜換了

僧鞋大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

亭子又坐在鶯頂懶凳上尋思道如夢忽

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酒家做

了和尚餓得乾癟了寫得可惱趙員外這幾日又不

第五才子書 大橋五臺山 貫通

使人送些東西來與酒家喫口中淡出鳥來

曾送來喫不止衣服而已。隋煬帝從天台智者受菩薩戒日食止米二掬而別以衣襪裹肉恣啖。

趙員外亦定曾用此法。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喫。

而雅俗之殊何啻河漢。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喫。

也好。寫盡英雄失。正想酒哩。四字略頓一頓便有。

只見遠遠地一箇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山。

來上面蓋着桶蓋。特批按下文蓋着桶蓋四字。那漢

子手裏拿着箇鏟子。得蓋桶上無蓋則顯然是

酒有何趣味。有益則竟不見酒亦未為奇筆也。惟是桶則

間宛然無限驚喜不定。在魯唱着上來。唱道九里

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鎗。順風吹動烏江水。

好似虞姬別霸王。不唱酒詩妙絕。却又偏唱戰場

一句風雲變色。第二句冰消瓦解。聞此二言真使酒懷如湧。第三句如何此出第四句來不通之

極。然正妙於如此。蓋如此方恰好也。不然竟名

士歌詩。如旂亭畫壁一絕句故事矣。天下真正

英雄。如魯達李達之徒。只是不好淫慾耳。至於兒

女離別之感。何得無之。故魯達有酒淚之文。李達

有大哭之日也。第四句隱隱而魯智深觀見那漢

子挑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也來亭子

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裏○甚○麼○東○

西○也○不○得○不○問○者○桶○蓋○之○故○也○那○漢○子○道○好○酒○只○二○字○

却○有○兩○段○驚○天○動○地○文○字○在○內○一○是○酒○一○是○好○智○

深○道○多○少○錢○一○桶○流○涎○極○矣○不○好○便○喫○只○得○問○價○

雄○夫○時○意○思○問○詩○云○飽○來○我○那○漢○子○道○和○尚○只○

二○字○作○一○句○實○得○你○真○箇○也○是○作○耍○智○深○道○酒○家○

和○你○耍○甚○麼○使○酒○那○漢○子○道○我○這○酒○三○字○賣○弄○挑○

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廳○轎○夫○老○郎○們○做○

生活○的○喫○本○寺○長○老○已○有○法○音○但○賣○與○和○尚○們○喫○

了○我○們○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

見○關○着○本○寺○的○本○錢○見○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

賣○與○你○喫○智○深○道○真○箇○不○賣○硬○一○句○現○出○那○漢○子○

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酒○家○也○不○殺○你○只○要○問○

你○買○酒○喫○仍○放○軟○一○句○現○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

擔○桶○便○走○智○深○趕○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

脚○打○鄭○屠○時○連○用○三○句○只○一○拳○此○處○又○交○襠○踢○着○

那漢子雙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

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兩桶都提在亭上氣吸西江

地下拾起鏝子被打故在開了桶蓋先是蓋好只

顧盃冷酒喫無移時兩桶酒喫了一桶四字不是

量天正是回映兩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裏討

錢偏說寺裏回映也有法旨句編說那漢子方纔

疼止又怕寺裏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那

里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兩頭輕重如何

是也然文心拿了鏝子鏝飛也似下山去了只說

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寫酒醉下

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有節

智深把皂直裰褪脾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裏

露出脊背上花繡來絢爛奇妙不止搨着兩箇膀

子上山來師子頻申象王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

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

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撞得爛醉了上

山來你須不聽也見庫局裏貼着曉示但凡和尚

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

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口中念出曉示來你快下山去

饒你幾下竹篋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

未改無此一絮便覺下語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

句句可罵却偏擇此二字不惟惡口你兩箇要打

酒家俺便和你廝打兼犯五逆罪中第一得意門子見勢頭不好一箇

飛也似人來報監寺一箇虛拖竹篋攔他智深用

手隔過揸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快人其聲清

越從紙上聞打得踉踉跄跄却待掙扎智深再復一拳

第四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魯智深道洒家饒

你這廝踉踉跄跄擲入寺裏來監寺聽得門子報

說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

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

大吼了一聲却似嘴邊起箇霹靂奇語大踏步搶入

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好筆安閒寬次轉具覘史才

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裏去便把亮

桶關上寫眾人活智深搶入堆來一拳痛一脚性

不在上二字正在下二字蓋此四字是打藏殿亮

桶也陡然一拳拳痛矣接連便是一脚寫醉人失

手真乃打開亮桶二三十人都趕得沒路奪條棒

從藏殿裏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

得急引了三五箇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

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大蟲魯達偏袒

長老所以為魯達撇了棒向前來打箇問訊指着

廊下打箇問訊指着對長老道智深喫了兩碗酒

不穿不戒又不曾擦撥他們他眾人又引人來打

酒家此又字醉語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

日却說善知諸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寫盡

夾七夾八酒家直打死你那幾箇秃驢公有髮耶

語如盡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牀上撲地便倒了

麴麴地睡了好耶罵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

如何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語不多而

波探之極本寺那容得這等野貓奇語亂了清規長老道

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哩後來却成得正果沒奈

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

目叫去埋怨他便了眾僧冷笑道好箇沒分曉的

長老幾分曉是各自散去歇息次日早齋罷長老

使侍者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深時尚兀自未起

驚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烟走出僧

堂來侍者喫了一驚奇文出人意外轉過下句起

出外來尋時却走在佛殿後撒屎佛殿撒屎四字

合威奇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也要淨手說

道長老請你說話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

智深雖是箇武夫出身今來趙員外檀越剃度了

你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殺生二不可偷

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此五戒

乃僧家嘗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飲酒本第五

四此處又說是第一顛倒你如何夜來喫得大醉

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桶子，又把火工道

人都打走了，口出穢聲。於三句外另加四字，如何

這般所為，智深跪下道：「今番不敢了。」真正慚顏，動不是凡夫

僧曰：頭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

了清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而定趕你出寺，再

後休犯智深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畱在方

丈裏，安排早飯與他喫。降龍伏虎，盡此數言，然後

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

僧鞋與了智深。一句，不受上罰，反加上賞，畏之

教回僧堂去了。但凡飲酒不可盡歡。承上文無數

腐嘗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的喫了

也。胡亂做了大膽，何況性高的人。不文之人，見此

者借此勸戒酒徒，以魯達為殿鑿，吾若聞此言，便

當以夏楚痛朴之何也。夫千巖萬壑，崔嵬突兀之

後必有平莽連延數十里，以舒其磅礴之氣。水出

三峽，倒衝灩澦，可謂怒矣。必有數十里，迤邐東去，

以殺其奔騰之勢。今魯達一番使酒，真是提黃鶴

踢鸚鵡，豈惟作者腕脫兼令讀者頭暈矣。此處不

少息幾筆，以舒其氣，而殺其勢，則下文第二番使

酒，必將直接上來，不惟文體有兩頭大，中間細之

病兼寫魯達作何等人也。嗚呼。作水滸者。再說這才子也。才子胸中豈村裏小兒所知也。

魯智深自從喫酒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箇月。

不敢出寺門去。此句不寫魯達改過亦只為要忽

一日天氣暴暖。是二月間時令。上文放緩是特

陡然閃入。真離了僧房。信步躡出山門外。立地看

着五臺山。喝采一回。寫英雄人必須如此寫便見

有山水。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響聲。順風吹上

山來。引入市井及鐵匠妙筆。順智深再回僧堂

裏取了些銀兩。揣在懷裏。其心不良一步步走下山來

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忽然增出一座牌樓

筆力真乃以看時原來却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

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鎮上時。也有賣肉的。為魯達

句。也有賣菜的。又回顧山也有酒店。為魯達快

店。又回顧山智深尋思道。干呆麼。睦州有云。大事

正是此。俺早知有這箇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喫。只

其一。未知其二。也。自下來買些喫。這幾日熬得清

木流鳥出猶可木流難當且過去看有甚東西買

些喫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鐵的在那里打鐵此文來

專為喫酒却顛倒放過喫酒接出鐵店衍成絕奇

一篇文字已為奇絕矣乃又於鐵店文前再顛倒

放過鐵店反插出客店來其筆勢間壁一家門上

寫着父子客店老遠先放此一句可謂隔年智深

走到鐵匠舖門前看時見三箇人打鐵智深便問

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鐵麼那打鐵的看見從打鐵

現出魯智深做和尚後形狀奇絕之筆魯智深腮邊新剃暴長短鬚

戩戩地好慘瀨人一冬不剃真有此狀先有五分怕他那待

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酒

家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鐵麼待

詔道小人這里正有些好鐵不知師父要打多少

重的禪杖戒刀但憑分付智深道酒家只要打一

條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

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二語曲折之甚便是

關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齊東野人相傳之言荒

小人固不足怪，獨是○智深焦躁道：俺便不及關王○文人亦嘗不免何也。○他也只是箇人。○是說關王便是關王，說八十一斤，寫魯達又割直又好。

笑。那待詔道：小人據嘗說，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王刀也打八

十一斤的。○古亦真有關王耶？古關王亦真有刀耶？○古關王刀真有八十一斤耶？誰見之？誰

傳之，而一入於耳，便定要依以為式。待詔道：師父

所謂真正魯達，非他人之所能假也。待詔道：師父

肥了。○字法奇絕，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

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小人戒刀已說了，不用分付。○兩件家生也，乃

件。故特找此語，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智

深道：兩件家生，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此語

人嘗口，何足標出，然為其偏與魯實要五兩銀子。

達性格相合，故作者特用之也。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

利。你若打得好時，再

有賞你。○利。那待詔接了銀兩道：小人便打在此，智

深道：俺有些碎銀子，在這裡和你買碗酒喫。○又爽

此特寫魯達有胸襟，有意興，分明不是噎酒糟漢。

一鐵匠要拉之同飲，而四五百禪人，不聞偶過。

聞焉。嘲罵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趕趁些生活不

及相陪。智深離了鐵匠人家。撇開鐵匠妙。上只是寫智深耳。若鐵匠真

去。如何行不到三二十步。見一箇酒望子。耀挑出

是了。在房簷上。此家挂酒望在簷邊。是行到始見。與下望見別。智深掀起簾子。

入到裏面。坐下敲着桌子。極力寫。叫道將酒來。只三字描

盡渴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

屋也是寺裏的。本錢也是寺裏的。長老已有法旨。

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裏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

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

賣些與酒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不犯妄語戒否。那

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喫。休怪。休怪。智

深只得起身。鼻提波羅。可憐可笑。便道。酒家別處喫得。却來

和你說話。雖極要恐。畢竟不是閉口。可憐可笑。出得店門。行

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又一

直挑出三字。從魯達心坎裏躍出來。前云房簷上。是到門首方見。此云望見。直挑出在門前。則此

之第一家。情更急。景更妙矣。智深一直走進去。急情坐下叫道。

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寫得發極定是第二家不是第一家也

尤好笑是賣與俺喫四字俺之為俺苦矣喫之為喫急矣店主人道師父你好

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

飯智深不肯動身可憐可笑三回五次那里肯賣智深

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急

智深尋思一計一生不用巧此處萬分無奈忽然用巧不生箇道理

如何能殼酒喫遠遠地杏花深處市稍盡頭一家

挑出箇草帚兒來又一樣比前二家酒定粗惡矣不然何故是箇草帚總之要

極寫魯達久渴思漿光景胡亂茅柴勝於長行粥飯也智深走到那里看時

却是箇傍村小酒店智深走入店裏來靠窗坐下

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四字錦心繡口買碗酒喫莊家

看了一看道一是魯達生得怕人一是舊奉山上法旨和尚你那里來

猶言不是五臺山來麼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

過此重宣要買碗酒喫重說此句必要重說莊家

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裏的師父既喚作和尚又稱云師父一句

而兩頭不炷活畫莊家之輕他方面而重五臺也我却不敢賣與你喫智深

道酒家不是

四字情急

你快將酒賣來

三說莊家

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

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喫

了十來碗智深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喫喫了十

問到肉者寫酒懷浩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

沒了偏不是牛肉偏要曲折到智深猛聞得一陣

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時只見牆邊沙鍋裏煮着一

隻狗在那里賣酒莊家尚不將狗肉來竈上煮五

誰是誰智深道你家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喫

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喫狗肉相傳有此言

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酒家的銀子有在這裡便

摸銀子遞與莊家道不稱不看蓋難得者你且賣

半隻與俺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搗些蒜泥

索性盡與妙文雲洞將來放在智深面前智深

大喜自從請了史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喫一

連又喫了十來碗酒喫得口滑只顧討那里肯任

樂 莊家到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四字妙勸

眼中口中智深睜起眼道酒家又不白喫你的管

俺怎地妙莊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

盡興快活莊家只得又昏一桶來智深無移時又喫了

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裏不肯便盡

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喫補完不嚇得

莊家目瞪口呆周知所措看他卻向那五臺山上

去了過往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亭子時坐了一

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曾拽

拳使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即髀肉復酒家且使

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裏上下左

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搨在亭子柱上

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亭子柱打折了攤了

亭子半邊初來時曾坐於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

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擲搶上山來兩箇門

子叫道苦也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

門關上把拴拴了只在門縫裏張時妙筆不張時將使魯達自

述耶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關了門把拳頭搥鼓也

似敲門兩箇門子那里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

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眼前奇景喝一聲道你這箇鳥

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頭嚇酒家俺須不怕

你跳上臺基把柵刺子只一扳却似搥葱般扳開

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簌簌的

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

長老智深等了一會調轉身來看着右邊金剛兩座

金剛兩樣打法敲了一回等了一回都是前日大割後不敢使酒之辭然已亭子金剛天崩地塌

矣喝一聲道你這厮張開大口也來笑酒家便跳

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

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

深提着折木頭大笑大笑妙提了折木頭大笑又妙兩箇門子去

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座

監寺都事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稟說這野

猫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
 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
 况老僧乎好長老不在是五百人善知識若是打壞了金剛請
 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
 修葺這箇且聽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
 何把來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
 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得迴避他真正善知識胸中便有丹
霞燒佛眼界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衆僧出得方丈都

道好箇團圓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只在裏面

聽接口將敘事帶說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

秃驢們不放酒家入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

這箇鳥寺一句勝百句語不衆僧聽得只得叫門

子拽了大拴拽字繇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真箇

做出來門子只得捻腳捻手拽了拴飛也似閃入

房裏躲了衆僧也各自迴避只說那魯智深雙手

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擲將入來喫了一交從上拽字

路拽
 字鑽字
 篆字鑿
 字皆以
 一字爲
 景

生出妙景。扒將起來把頭摸一摸。妙景。悔。直奔僧堂。

來到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揭

起簾子。鑽將入來。鑽字妙。我法中所。都喫一驚。盡

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喉嚨裏咯咯地響。看着

地下便吐。看地。下。字妙。活是醉人。於吐前。眾

僧都聞不得那臭。那者。何也。酒。齋。道善哉。齊掩

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禪床。解下纒。把直裰

帶子都哧哧剝剝扯斷了。本是魯達。腕下那脚狗

腿來。取出來。便是俗筆。今云脫。智深道。好好。出於

辭之。正肚饑哩。扯來便喫。眾僧看見。便把袖子遮了

臉。上下肩兩箇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

開。便扯一塊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

的那和尚。把兩隻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喫

一箇。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塞字。那

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劈耳朵揪住。

將肉便塞一箇。對床四五箇禪和子。跳過來勸時。

上文只鬧得一邊故又補出智深撒了狗肉提起

對床相勸來則滿堂鬧遍矣智深撒了狗肉提起

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剝剝剝只顧鑿鑿字滿堂

會眾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

做捲堂大散如火如錦首座那里禁約得住智深一昧

地打將出來智深已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縣

廊下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

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驕夫約有一二百人

都執杖又棍棒盡使手中盤頭看一齊打入僧堂

來衆人又打入去方成大鬧智深見了大吼一

聲別無器械四字奇捨入僧堂裏捨入二字奇妙

智深一昧地打將出來衆人都趕在廊下然則智

深已在僧堂外矣乃監寺都寺點起二三百人倒

打入僧堂來寫一時無紀之師頭昏眼黑可發一

笑然是猶未為奇絕之文也最奇者二三百人打

入僧堂却撲了一箇空方思退出更尋智深也乃

今智深反從外邊捨入二三百人陣中來尋軍器

大鬧之為題佛面前推翻供卓縱兩條卓脚從堂

裏打將出來再打衆多僧行見他來得兇了都拖

了棒退到廊下又退到智深兩條卓脚着地捲將

湖必無 剝四字 二見其 聲不心 相同而 說來成 片

來衆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裏打西指南

打北八字如只饒了兩頭的是廊下妙妙如此

精細手眼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

道方丈大關打出長老來方是大智深不得無

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數十箇見

長老來各自退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卓脚叫

道長老與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妙下

此語定要醉到何時又使酒人偏長老道智深

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

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此事前

却於此處補出行文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

了清規打攤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繇他

你攪得衆僧捲堂而走這箇罪業非小我這裏五

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

容得你這等穢汚你且隨我來方丈裏過幾日我

安排你一箇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丈去長老一

讀至此
真有興
風既息
日闌如
其之樂
每每
看書要
圖奇肆
之篇以
爲快意
今讀至
此處不
過收拾
上文家

決者半
百看他
兩番大
調亦大
費我心
冤矣巴
到此處
凡圖箇
心寬少
息嗚呼
作書乃
令讀者
如此難

欲不謂
之才子
不可得
也

第五才子書 大鬧五臺山 寶善堂

面叫職事僧人留住眾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禪
打傷了的和尚自去將息完長老領智深到方

丈歇了一夜次日真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

銀兩賚發他教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

是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兩箇直廳道人逕到趙

員外莊上說知就裏立等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

好生不然員外出醜矣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

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

遣非員外薄情也若非此句則員外真像一箇人

特往別之矣不如只如長老得了回書便叫侍者

取領皂布直裰一雙僧鞋往往寫長老愛之十兩白銀房

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鬧了

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攤了亭

子捲堂鬧了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眾禪客

打傷了我這里出家是箇清淨去處你這等做作

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箇

去處安身我這里決然安你不得了。我夜來看

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那

里。安身立命。此四字是工進所說。世間淡泊願

聽俺師四句偈言。真長老指着魯智深說出這幾

句言語。去這箇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戰天

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畢竟真

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卷之八

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卷之九

聖歎外書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智深取却真長老書。若云於路不則一日早

來到東京大相國寺。則是二回書接連都在

和尚寺裏。何處見其龍跳虎臥之才乎。此偏

於路投宿忽投到新婦房裏夫特特避却和尚寺而不必到新婦房則是作者龍跳虎臥之才猶為不快也嗟乎耐菴真正才子也真

正才子之胸中夫豈可以尋嘗之情測之也

哉

此回遇李忠後回遇史進都用一樣句法以作兩篇章法而讀之却又全然是兩樣事情兩樣局面其筆力之大不可言

為一女子弄出來直弄到五臺山去做了和尚及做了和尚弄下五臺山來又為一女子又幾乎弄出來夫女子不女子魯達不知也弄出不弄出魯達不知也和尚不和尚魯達不知也上山與下山魯達悉不知也亦曰遇酒便喫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如是而已矣又烏知我是和尚他是女兒昔日弄出故上山今日下山又弄出哉

魯達武松兩傳作者意中却欲遙遙相對故
 其叙事亦多彷彿相準如魯達救許多婦女
 武松殺許多婦女魯達酒醉打金剛武松酒
 醉打大蟲魯達打死鎮關西武松殺死西門
 慶魯達瓦官寺前試禪杖武松蜈蚣嶺上試
 戒刀魯達打周通越醉越有本事武松打蔣
 門神亦越醉越有本事魯達桃花山上踏匾
 酒器揣了滾下山去武松鴛鴦樓上踏匾酒

器揣了跳下城去皆是相準而立讀者不可
 不知

要盤纏便偷酒器要私走便滾下山去人曰
 堂堂丈夫奈何偷了酒器滾下山去公曰堂
 堂丈夫做甚麼便偷不得酒器滾不得下山
 耶益見魯達浩浩落落

看此回書須要處處記得魯達是箇和尚如
 鋪金帳中坐亂草坡上滾都是光着頭一箇

人故奇妙不可言

寫魯達踏匾酒器偷了去後接連便寫李周

二人分賊數語其大其小雖婦人小兒皆洞

然見之作者真鼓之舞之以盡神矣哉

大人之為大人也自聽天下萬世之人諒之

小人之為小人也必要自己口中憂憂言之

或與其標榜之同輩一遞一唱以張揚之如

魯達之偷酒器李周之分車仗可不為之痛

悼乎耶

話說當日智真長老道智深你此間決不可住了

我有一箇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

清禪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他那里討箇職事僧

做我夜來看看了贈汝四句偈子你可終身受用記

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洒家願聽偈子長老道

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遷遇江而止魯智深

聽了四句偈子拜了長老九拜是宜三拜也然而酒家不省得也拜

箇不任。則是九拜矣。或曰。若此。則何不十拜。曰。十拜者。數之辭也。九拜者。不數之辭也。拜。備不數。則

是九拜也。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

衆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間壁客店裏。歇了

前所見間壁一家。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就行

寺內。衆僧得魯智深去了。無一箇不歡喜。完衆長

老教火工道人。自來收拾打壞了的金剛亭子。完

金剛。壞過不得數。且趙員外自將若干錢物來五

臺山。再塑起金剛。重修起半山亭子。完新金剛。不

在話下。再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裏住了幾日。連日

不言。等得兩件家生。都已完備。做了刀鞘。又向戒

出色。把戒刀。插放鞘內。禪杖。却把漆來裹了。又向

澤來。將些碎銀子。賞了鐵匠。前許不肯食言。亦

色澤來。將些碎銀子。賞了鐵匠。表兩件生活。打得

得意。蓋文人筆。美人鏡。亦猶是矣。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

細作別了客店主人。并鐵匠。了行程。上路過往人

看了。果然是箇莽和尚。亦在過往人眼中。看智深

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來。行了半月

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已受大創也○隔江望

復入這只是客店內打火安身此句白日開酒肆

與買喫此句一日正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魯達

不覺天色已晚趕不上宿頭路中又没人作伴

那里投宿是好又趕了三二十里田地過了一條

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着一所

莊院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魯智深道只

得投莊上去借宿選奔到莊前看時見數十箇莊

家忙忙急急搬東搬西魯智深到莊前倚了禪杖

與莊客唱箇喏俗本作打莊客道和尚日晚來我

莊上做甚的智深道酒家趕不上宿頭欲借貴莊

投宿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今夜有事歇

不得智深道胡亂借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

道和尚快走休在這裡討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

一夜打甚麼不緊怎地便是討死莊家道去便去

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裡莊主苦不可言莊客已

使新女婿勢頭矣世間

卷九

如此之事極多。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廝村人好沒寫來為之一笑。」

道理俺又不曾說甚的，便要綁縛酒家莊家們也。

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却待要發作。

只見莊裏走出一箇老人來。魯智深看那老人時，

年近六旬之上，拄一條過頭拄杖，走將出來，喝問：

「莊客，你們鬧甚麼？莊客道：可奈這箇和尚要打我。」

魯智深便道：「酒家是五臺山來的僧人。」便不說過

達亦有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不上宿頭，借貴

莊投宿一宵。莊家那廝無禮，要綁縛酒家。那老人

道：「既是五臺山來的師父，隨我進來。」智深跟那老

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

怪。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他作尋

常一例相看。老漢從來敬信佛天三寶。」佛者何也，天者何也。

三寶者又何也。夫三寶者，佛法僧三是也。然則言

三寶不得又言佛也。佛者，三界大師，所謂天中天

也。然則言佛不得接言天也。今混帳云我敬佛天

三寶，不知彼之所敬為何等事耶。嗟乎，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作者深哀其不達法相，故特

於劉老口中調侃出之。凡以愧之也。雖是我莊

上今夜有事權且留師父歇一宵了去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唱箇喏俗本亦作打箇問訊謝道感承施王酒

家不敢動問貴莊高姓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喚

做桃花村好村名可謂桃之鄉人都叫老漢做桃

花莊劉太公阿父桃花著名今愛那不桃花生命皆作者惡言設色處敢問師

父法名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真

長老不惟源流明白兼乃不肯師長與俺取了箇諱字因酒家姓

魯喚做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喫些晚飯不知肯

喫葷腥也不着然只問葷腥却偏不問酒妙筆魯智深道酒家不

忌葷酒太公只問葷腥然自增出一酒字妙筆遮莫甚麼薄清白

酒都不揀選及先說酒牛肉狗肉但有便喫大補肉太公

道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沒多

時莊客掇張桌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一

雙筋筋先有了却放在魯智深面前智深解下腰

包肚包細坐定那莊客旋了一壺酒一壺妙下

拿一隻盞子盞子方纔來必搖擺出魯達好酒急情來真正妙

筆篩下酒與智深喫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無一時一壺酒一盤肉都喫了

三四樣菜蔬原物不動寫五臺

山師父太公對席看見呆了半晌莊客搬飯來又

喫了擡過卓子只如太公分付道胡亂教師父在

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聞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

來窺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

是你出家人開管的事先作一跌妙絕蓋開管尚非出家人本色後文乃至

係條生新婦鋪金帳中真絕倒之筆也智深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

喜歡莫不怪酒家來攪擾你麼明日酒家算還你

房錢使了太公道師父聽說我家時嘗齋僧布施

那爭師父一箇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煩

惱人字奇文魯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須婚女大必嫁

這是人倫大事五嘗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

不知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

你也是箇癡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招贅做箇

女婿太公道老漢止有這箇小女今年方得一十

九歲六字奇文寫盡莊漢惜備被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

來山上有兩箇大王近來二字妙絕扎了寨柵聚

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

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撇

下二十兩金子一疋紅錦為定禮選着今夜好日

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得只得與

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父一箇人又答還智深聽

了道原來如此酒家有箇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

要娶你女兒如何魯達凡三事都是婦女身上一起

第二既做和尚又為劉老女兒第三為了林冲娘子和尚都做不得然又三處都是酒後特特寫豪

傑親酒遠色感太公道他是箇殺人不眨眼魔君

你如何能說得他回心轉意智深道酒家在五臺

山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鐵石人也勸得他

轉前說有箇道理回心轉意原欲以鄭屠之法治之只因老兒如何能說一句便隨口嚕出說因

緣來冒冒失失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就

你女兒房內說因緣勸他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

一路說
不說
大王名
姓只用
大王二
字便生
大王換
進句大
上叫
句勸得

大王句
翻大
王句撒
下大王
句大王
扶出句
馬欺大
王句馱
去大王
句凡若
千大王
猶如大
珠小珠
滿盤送
落蓋自
有大王

二字以
來未有
很須如
斯之甚
者也

醉入銷金帳

却甚好只是不要捋虎鬚智深道酒家的不是性

命是魯達語他人說不出快絕妙絕一句抵千百句你只依着俺行太公

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箇活佛下降莊客

聽得都喫一驚妙絕文情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喫

麼智深道飯便不要喫有酒再將些來喫前一壺酒何足

道哉既要智深幹事定應再與痛飲然在智深既

不可自討在太公又不可自問何則若智深自討

則太公驚喜奉承之意不見若太公直問則又不

似敬重三實之太公所以待活佛去處之師父也

故作者於此反覆推敲算出問飯來而智深接口

云便便不喫酒再將些來一時賓主酬酢如火似錦

矣太公道有有二有字寫出太公分外驚喜奉承隨即叫莊客取

一隻熟鵝大碗斟將酒來叫智深盡意喫了三二

十碗那隻熟鵝也喫了叫莊客將下包裹先安放

房裏細提了禪杖帶了戒刀細問道太公你的女

兒躲過了不曾太公道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鄰

舍莊裏去了智深道引小僧新婦房裏去處處自

此獨云小僧者為新婦房裏處處自太公引至房邊指道

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去躲了太公與眾莊

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桌椅等物都

撥過了將戒刀放在床頭禪杖把來倚在牀邊劉

地其房也孫郎妹耶何把銷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

看看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熒煌就打麥場

上放下一條卓子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叫莊

客大盤盛着肉大壺溫着酒約莫初更時分只聽

得兵聽山邊鑼鳴鼓響這劉太公懷着鬼胎雖寫

之語然亦故作奇文女兒莊家們都捏着兩把汗

盡出莊門外看時只見只遠遠地四五十火把

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劉太公看見

便叫莊客大開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擁明

晃晃的都是器械旗鎗盡把紅綠絹帛縛着高小

嘍囉頭上亂插着野花高典○此處特地寫非為

也新即裝幌總為後文反映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

王紅紗燈籠出頭戴撮尖乾紅四面巾鬢傍邊插

第五才子書 醉入鋪金帳

一枝羅帛像生花上穿一領圍虎體挽鞞金繡綠

羅袍腰繫一條稱狼身銷金包肚紅搭膊着一雙

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捲毛大白馬高與那

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衆小嘍囉齊聲賀道

帽兒光光今夜做箇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箇嬌

客高與劉太公慌忙親捧盞盞斟下一杯好酒跪在

地下衆莊客都跪着那大王把手來扶道你是我

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說這話老漢只是

大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了有

七八分醉了有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箇女婿也不虧

負了你你的女兒匹配我也好劉太公把下了馬

杯又是下來到打麥場上見了香花灯燭便道泰

山何須如此迎接那里又飲了三杯又飲了來到

廳上喚小嘍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大王親

教把馬繫在綠楊樹上如何後遂忘之既來入

贅則非少頃便歸者矣據理定應把這馬寄養在

太公家檐裏今祇爲後小嘍囉把鼓樂就廳前擺

文一笑故有此一筆

將起來高大王上廳坐下叫道夫人我的夫人在那里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回敬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廝見了却來喫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趣老漢自引大王去拈了燭臺引着大王轉入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公拈了燭臺一直去了未知凶吉如何先辦一條走路妙那大

王推開房門見裏面黑洞洞地絕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箇做家的人房裏也不點碗燈繇我那夫人黑地裏坐地做家的人乃至明日叫小喽囉山寨裏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幾成布施燈油魯智深坐在帳子裏都聽得忍住笑不做一聲無數情景那大王摸進房中六字奇文大王字與摸字不連大王摸字與房中字不連思之發笑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壓寨夫人一頭叫娘子一面摸來

第五才子書 醉入銷金帳

摸去一摸摸着銷金帳子便揭起來探一隻手入

去摸時摸着魯智深的肚皮接連六箇摸字忽然

不笑不可得也意在肚被魯智深就勢劈頭巾

皮之下不料乃遇吾師帶角兒揪住一按按將下牀來那大王却待掙扎

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

聲直娘賊連耳根帶頸子只一拳舊時木色那大王叫

一聲道甚麼便打老公此句情理所無只是扯魯

智深喝道教你認得老婆拖倒在牀邊拳頭脚尖

一齊上絕倒○老公老七字奇打得大王叫救人文大王

字與叫字不連打字與大王字不連劉太公

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那大王指帶

趣却聽得裏面叫救人和只謂是太公慌忙把着燈

燭引了小喽囉一齊搶將入來眾人燈下打一看

時衆人眼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

騎翻大王在牀面前打如火如錦○騎翻大王四

條和尙豈不怪哉為頭的小喽囉叫道你衆人都

來救大王救字與大王字不連衆小嘍囉一齊拖鎗拽棒打

將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撇下大王撇下字與大王字不連

牀邊綽了禪杖着地打將出來禪杖小小小嘍囉發箇利市

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只管叫苦打

鬧裏三字絕倒那大王爬出房門六字奇文大王字爬

也連奔到門前摸着空馬是空樹上折枝柳條不必

柳條也恐讀者忘却前文馬繫絲托地跳在馬背

上把柳條便打那馬却跑不去奇文大王道苦也這

馬也來欺負我也來二字妙隱隱藏一句罵在內

也來欺負耶再看時原來心慌不曾解得韁繩奇文連忙

扯斷了騎着擁馬飛走出得莊門大罵劉太公老

驢休慌不怕你飛了去把馬打上兩柳條撥喇喇

地馱了大王上山去馱字妙絕言非大王尚能劉

太公扯住魯智深道是師父你苦了老漢一家兒

了魯智深說道休怪無禮言亦條條也只四且

取衣服和直裰來酒家穿了說話如此筆力真莊

是心閒手敏莊

家去房裏取來智深穿了太公道我當初只指望
 你說因緣勸他回心轉意誰想你便下拳打他這
 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裏大隊強人來殺我家智深
 道太公休慌俺說與你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
 府老神經略相公帳前提解官為因打死了人出
 家做和尚休道這兩箇鳥人便是一二千軍馬來
 酒家也不怕他你們衆人不信時提俺禪杖看為禪杖
杖出色莊客們那里提得動為禪杖出色寫智深接過來
寫一句

手裏一似撚燈草一般使起來為禪杖出色寫
非是魯達兒氣新

禪杖實實太公道師父休要走了去却要救護我
得意耳

們一家兒使得智深道怎麼問話俺死也不走魯達
語太公道且將些酒來師父喫休得要抵死醉了

太公語無計爾君只得是酒然醉了動禪魯智
不得又要公何為哉二句無數曲折妙絕

深道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

分的氣力魯達與武松作一聯此等語太公道恁

地時最好我這里有的是酒肉只顧教師父喫且

說這桃花山大頭領坐在寨裏正欲差人下山來

打聽做女塔的二頭領如何帶只見數箇小嘍囉

氣急敗壞四字奇文一字不可更易走到山

寨裏叫道苦也苦也大頭領連忙問道有甚麼事

慌做一團小嘍囉道二哥哥喫打壞了大頭領大

驚正問備細只見入字過得快便令二哥哥

來了大頭領看時只見二頭領紅巾也文字當了多沒了身上

綠袍扯得粉碎下得馬倒在廳前口裏說道哥哥

救我一救只得一句書出絕倒只得一句四字

此四大頭領問道怎麼來二頭領道兄弟下得山

到他莊上入進房裏去回耐那老驢把女兒藏過

了却教一箇胖和尚躲在他女兒牀上和尚女兒

我却不提防揭起帳子摸一摸喫那厮揪住一頓

拳頭脚尖打得一身傷損那厮見衆人入來救應

放了手提起禪杖打將出去因此我得脫了身拾

得性命哥哥與我做主報讐大頭領道原來恁地

你去房中將息我與你去拿那賊秃來喝叫左右

快備我的馬來衆小嘍囉都去大頭領上了馬綽

鎗在手盡數引了小嘍囉非寫大哥哥氣憤一齊

喊下山來再說魯智深正喫酒哩神筆此老豈

一箇大王去一箇大王來而猶在喫酒則酒量為

何如也俗筆便要說是時魯某又喫了二三十碗

酒莊客報道山上大頭領盡數都來了智深道你

等休慌洒家但打翻的你們只顧縛了解去官司

請賞取俺的戒刀出來禪杖先而直打出來戒

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大

踏步提了禪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大頭領在火

把叢中如畫○讀者至此又忘是一騎馬搶到莊

前馬上挺着長鎗高聲喝道那秃驢在那里早早

出來決箇勝負智深大怒罵道腌臢打脊潑才叫

你認得洒家此語昭耀下文有七玲八瓏之輪起

禪杖着地捲起來那大頭領逼住鎗此大叫道和

尚且休要動手你的聲音好厮熟與後史進文你

有得說
姓名籍
頭露尾
此處偏
叙得快
與者正
爲李忠
認得作
爲也

第五才子書 醉入錯金帳 第七回

且通箇姓名奇文魯智深道酒家不是別人七珍入

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魯達的便是便是二字

如今出了家做和尚喚做魯智深如今二字妙

那大頭領呵呵大笑滾下馬撇了鎗撲翻身便拜

道哥哥別來無恙可知二哥哥看了你手魯智深

只道賺他托地跳退數步好把禪杖攸住定睛

有時好火把下絕妙認得不是別人李忠認得魯達

李忠者所謂卿自難記非魯達過也却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教

頭打虎將李忠原來強人下拜不說此二字爲軍

中不利只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何以李忠

當下剪拂了起來扶住魯智深道哥哥緣何做了

和尚問要智深道且和你到裏面說話劉太公見了

又只叫苦這和尚原來也是一路筆妙絕遂令行

文曲折魯智深到裏面再把直裰穿了精細和李

忠都到廳上敘舊魯智深坐在正面好看喚劉太公

出來那老兒不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他是

俺的兄弟那老兒見說是兄弟心裏越慌又不敢

不出來妙妙曲折之甚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第三

位好魯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不倫不類說出四字以地主言之則智

深與太公是二位李忠則強盜也以江湖言之則魯智深與李忠是二位太公則開人也今偏從智深

口中說李忠太公做一路寫得魯達天空海滿榮

標聖賢觸之則魯達亦須喫刀順之則狼虎拖之

同卧真為神俺自從渭州三拳打死了鎮關西逃

走到代州鴈門縣因見了酒家賞發他的金老那

老兒不曾回東京去却隨箇相識也在鴈門縣住

他那箇女兒就與了本處一箇財主趙員外和俺

厮見了好生相敬亦復不忘不想官司追捉得酒家要

緊那員外陪錢感恩送俺去五臺山智真長老處

落髮為僧酒家因兩番酒後四字開了僧堂本師

長老與俺一封書教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投托

智清禪師討箇職事僧做因為天晚到這莊上投

宿不想與兄弟相見輕輕二字說來可笑可謂却

纔俺打的那漢是誰因親及親有此你如何又在

一問恩深義重

這里詞要李忠道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

樓上同史進三人分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死了

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知投那里去了無於

意中補出史進却又不可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

也走了却從這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漢

先在這里桃花山扎寨喚做小霸王周通那時引

人下山來和小弟廝殺被我贏了他留小弟在山

上為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這

里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

再也休題魯達語向他止有這箇女兒要養終身

不爭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真正佛說因緣經是非強

盜之所太公見說了大喜方纔安排酒食出來昏黃

整備未用管待二位小喽囉們每人兩箇饅頭兩

塊肉一大碗酒皆黃昏所都教喫飽了太公將出

原定的金子段疋精細智深道李家兄弟叫得你

與他收去了去爽直這件事都在你身上看得天下無

難李忠道這箇不妨事且請哥哥去小寨住幾時

劉太公也走一遭奇語○為要當面決絕親事故

公矣然讀者以為大奇太公叫莊客安排轎子擡了魯智深

帶了禪杖戒刀行李細李忠也上了馬太公也坐

了一乘小轎奇景地不道却早天色大明可見忙

眾人上山來智深太公到得寨前下了轎子李忠

也下了馬邀請智深入到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

人坐定周通未出太公不妨權坐及後請李忠叫

請周通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

與我報警倒請他來寨裏讓他上面坐李忠道兄

弟你認得這和尚麼周通道我若認得他時須不

喫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便是我嘗和你說

的三拳打死鎮關西的便是他不必更出名字周

通把頭摸一摸叫聲阿呀寫出平撲翻身便剪拂日貫耳

魯智深答禮道休怪衝撞三箇坐定劉太公立在

面前叙得妙有文有理其此句之謂矣蓋太公此

通李忠推牛宰馬管待太公耶魯智深便道周家兄弟叫得親切你來

聽俺說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不知真正因緣他

只有這箇女兒養老送終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

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裏怕不情願此句

又帶一曲可謂善說因緣矣你依着酒家把來棄了原過太公

既壁之以不得不從之勢又善化其不能相忘之心禽肉如魯達有此曲折語益見其妙也別

選一箇好的原定的金子段疋將在這里你心下

如何要知此句不是軟語正是硬語周通道竝聽

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智深道大丈夫作事

却要休翻悔再勸一句妙絕爽快是魯達天性

周通折箭為誓魯達非此不信劉太公拜謝了納

還金子段疋自下山回莊去了完劉太公李忠周通推

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

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張盜豈會游山耶

生得兇怪四圍嶮峻單單只一條路上去四下里

漫漫都是亂草伏一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險隘去

處住了幾日魯智深見李忠周通不是箇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兩箇苦留那里肯住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費次日山寨裏一面殺羊宰豬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頓許多金銀酒器設放在卓上好正待入席飲酒只見小嘍囉報來說山下有兩輛車十數箇人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點

起衆多小嘍囉只留一兩箇伏侍魯智深飲酒兩箇好漢道哥哥只顧請自在喫幾杯我兩箇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送行交付已罷引領衆人下山去了且說這魯智深尋思道這兩箇人好生慳吝見放着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俺直等要去打劫得別人的送與酒家這箇不是把官路當人情只苦別人馬盡酒家且教這厮喫俺一驚便喚這幾箇小嘍囉近前來篩酒喫方纔喫得兩盞跳

起身來兩拳打翻兩箇小嘍囉便解搭膊做一塊

兒細了口裏都塞了些麻核桃何處便取出包裹

打開沒要緊的都撇了只拿了卓上金銀酒器都

踏匾了拴在包裹胸前度懸袋內藏了真長老的

書信跨了戒刀提了禪杖頂了衣包數等看他便

出寨來到後山打一望時都是險峻之處却尋思

道酒家從前山去時一定喫那厮們撞見不如就

此間亂草處滾將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

下○丟○落○去○又○把○禪○杖○也○攬○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

滾○骨○碌○碌○直○滾○到○山○脚○邊裏快自並無傷損傷損

有之然說他則甚則不跳將起來尋了包裹跨了

戒刀拿了禪杖拽開脚步取路便走再說李忠周

通○下○到○山○邊○正○迎○着○那○數○十○箇○人○各○有○器○械妙筆

因此句則兩條好漢取十數箇客人何須一刻上

大魯達如何做得許多手脚今特地放此一語便

不免疑刀相關騰那出工夫來為魯李忠周通挺

着鎗小嘍囉吶着喊拾向前來喝道兀那客人會

第五才子書 醉入銷金帳

事的留下買路錢那客人內有一箇便撚着朴刀

來關李忠一來一往一去一回關了十餘合不分

勝負是奸一肥周通大怒趕向前來喝一聲眾小

嘍囉一齊都上那夥客人抵當不住轉身便走有

那走得遲的早被擗死七八箇劫了車子財物和

着凱歌慢慢地上山來慢慢妙又好到得寨裏打

一看時只見兩箇小嘍囉網做一塊在亭柱邊卓

子上金銀酒器都不見了周通解了小嘍囉問其

備細魯智深那里去了小嘍囉說道把我兩箇打

翻細縛了捲了若干器皿都拿了去周通道這賊

禿不是好人倒着了那厮手脚却從那里去了團

團尋踪跡到後山見一帶荒草平平地都滾倒了

周通看了道這禿驢倒是箇老賊這般嶮峻山岡

從這里滾了下去李忠道我們趕上去問他討也

羞那厮一場周通道罷罷賊去了關門那里去趕

使趕得着時也問他取不成是倘有些不然起來

我和你○又○敵○他○不○過○後○來○到○難○斷○見○了○不○如○罷○手

後○來○倒○好○相○見非真寫周通圖着後日也蓋為如此便足矣定要去看詩如何了結故

也○我○們○且○自○把○車○子○上○包○裏○打○開○將○金○銀○段○疋○分

作○三○分○我○和○你○各○捉○一○分於偷酒器者一分賞了優劣如何

眾○小○嘍○囉○李○忠○道○是○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

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你於偷酒器如何周○通○道○哥

哥○我○和○你○同○死○同○生○休○恁○地○計○較於偷酒器如何看○官○牢

記○話○頭○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酒家記得再○說

魯○智○深○離○了○桃○花○山○放○開○脚○步○從○早○晨○直○走○到○午

後○約○莫○走○下○五○六○十○里○多○路○肚○裏○又○饑四字為後一回眼目

半半記○之○路○上○又○沒○箇○打○火○處○尋○思○早○起○只○顧○貪○走○不

會○喫○得○些○東○西○却○投○那○里○去○好○東○觀○西○望○猛○然○聽

得○遠○遠○地○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

院○便○是○宮○觀○風○吹○得○簷○前○鈴○鐸○之○聲○酒○家○且○尋○去

那○里○投○奔○不○是○魯○智○深○投○那○箇○去○處○有○分○教○半○日

裏○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一○把○火○燒○了○有○名○的○靈

山古跡直教黃金殿上生紅燄。碧玉堂前起黑煙。
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十

聖歎外書

第五回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吾前言兩回書。不欲接連都在叢林。因特幻
出新婦房中銷金帳裏。以間隔之固也。然惟
恐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而必別生一回不

在○叢○林○之○事○以○間○隔○之○此○雖○才○子○之○才○而○非○
 才○子○之○大○才○也○夫○才○子○之○大○才○則○何○所○不○可○
 之○有○前○一○回○在○叢○林○後○一○回○何○妨○又○在○叢○林○
 不○寧○惟○是○而○已○前○後○二○回○都○在○叢○林○何○妨○中○
 間○再○生○一○回○復○在○叢○林○夫○兩○回○書○不○欲○接○連○
 都○在○叢○林○者○才○子○教○天○下○後○世○以○避○之○之○法○
 也○若○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而○中○間○反○又○加○
 倍○寫○一○叢○林○者○才○子○教○天○下○後○世○以○犯○之○之○
 法○也○雖○然○避○可○能○也○犯○不○可○能○也○夫○是○以○才○
 子○之○名○畢○竟○獨○歸○耐○菴○也○

吾○讀○瓦○官○一○篇○不○勝○浩○然○而○歎○嗚○呼○世○界○之○
 事○亦○猶○是○矣○耐○菴○忽○然○而○寫○瓦○官○千○載○之○人○
 讀○之○莫○不○盡○見○有○瓦○官○也○耐○菴○忽○然○而○寫○瓦○
 官○被○燒○千○載○之○人○讀○之○又○莫○不○盡○見○瓦○官○被○
 燒○也○然○而○一○卷○之○書○不○盈○十○紙○瓦○官○何○因○而○
 起○瓦○官○何○因○而○倒○起○倒○只○在○須○臬○三○世○不○成○

戲○事○耶○又○攤○書○於○凡○上○人○憑○几○而○讀○其○間○而
 與○書○之○相○去○蓋○未○能○以○一○尺○也○此○未○能○一○尺
 之○間○又○蕩○然○其○虛○空○何○據○而○忽○然○謂○有○瓦○官
 何○據○而○忽○然○又○謂○燒○盡○顛○倒○畢○竟○虛○空○山○河
 不○又○如○夢○耶○嗚○呼○以○大○雄○氏○之○書○而○與○凡○夫
 讀○之○則○謂○香○風○萎○花○之○句○可○人○詩○料○以○北○西
 廂○之○語○而○與○聖○人○讀○之○則○謂○臨○去○秋○波○之○曲
 可○悟○重○玄○夫○人○之○賢○與○不○肖○其○用○意○之○相○去

既○有○如○此○之○別○然○則○如○耐○菴○之○書○亦○顧○其○讀
 之○之○人○何○如○矣○夫○耐○菴○則○又○安○辯○其○是○釋○官
 安○辯○其○是○菩○薩○現○釋○官○耶
 一○部○水○滸○傳○悉○依○此○批○讀

通○篇○只○是○魯○達○紀○程○圖○也○乃○忽○然○飛○來○史○進
 忽○然○飛○去○史○進○者○非○此○魯○達○於○瓦○官○寺○中○真
 了○不○得○而○必○借○助○於○大○郎○也○亦○為○前○者○渭○州
 酒○樓○三○人○分○手○直○至○於○今○都○無○下○落○昨○在○桃

花山上雖曾收到李忠然而李忠之與大郎其重其輕相去則不但丈尺而已也乃今李忠反已討得着實而大郎猶自落在天涯然則茫茫大宋斯人安在者乎况於過此以往一到東京便有豹子頭林冲之一事作者此時即通身筆舌猶恨未及其何暇更以閒心閒筆來照到大郎也不得已因向瓦官寺前穿插過去嗚呼誰謂作史為易事耶

真長老云便打壞三世佛老僧亦只得罷休善哉大德真可謂通達罪福相徧照於十方也若清長老則云侵損菜園得他壓伏嗟乎以菜園為莊產以眾生為怨家如此人亦復匡徒領眾儼然稱師殊可怪也夫三世佛之與菜園則有間矣三世佛猶罷休則無所不罷休可知也菜園猶不罷休然則如清長老者又可損其毫毛乎哉作者於此三致意焉

以真入五臺以清占東京意蓋謂一是清涼法師一是鬧熱光棍也

此篇處處定要寫到急殺處然後生出路來又一奇觀

此回突然撰出不完句法乃從古未有之奇事如智深眼丘小乙進去和尚喫了一驚急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靜着眼在一邊夾道你說你說於是遂將

聽小僧三字隔在上文說字隔在下文一也

智深再回香積厨來見幾箇老和尚正在那里怎麼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來得聲勢於是遂於正在那里四字下忽然收住二也林

子中史進聽得聲音要問姓甚名誰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闖到性發不係其問於是姓甚已問名誰未說三也凡三句不完却又三樣文情而總之只為描寫智深性急此雖

史遷未有此妙矣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箇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

山路隨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擡頭看時

却見一所敗落寺院雖了一箇叢林未到那箇叢林先到

這箇叢林又兩頭兩箇叢林極其興旺中間一箇叢林極其敗落寫得筆墨淋漓興亡滿目

吾言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便令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中故特特幻出一箇新婦房中銷金帳子以

間開之也乃作者忽又自念叢林接連正復何妨亦顧我之才調何如耳我誠出其珠玉錦繡之心

迴旋結撰則雖三叢林接連正自橫峰側嶺豈有兩叢林接連便成棘手耶是以遂有此篇也

為新打禪杖未曾出色一寫故有此篇讀者又應留眼被風吹得鈴鐸響

補出擡頭之看那山門時兩箇看時上有一面舊未紅

牌額內有四箇金字都昏了只川三箇字寫廢寺

倒語又是他人極方寫不出想不來者寫着瓦官之寺魯達本不識字今忽叙出

四字乃眼有四字之形非日出四字之文也又行不得四五十步過座

石橋入得寺來便投知客寮去是五臺僧人只

見知客寮門前大門也沒了四圍壁落全無智深

尋思道這箇大寺如何敗落得恁地直入方丈前

第五才子書 火燒瓦官寺 貫華堂

看時三箇看時只見滿地都是燕子糞下五臺是二月

天氣恐讀者忘却特用燕門上一把鎖鎖着鎖上

盡是蜘蛛網智深把禪杖就地下撈着禪杖叫道

過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日沒一箇答應回到香

積厨下看時四箇看時鍋也沒了竈頭都塌了

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監齋使者面前魯達上意是尋飯喫

故特將全副行李作伴提了禪杖到處尋去禪杖

尋到厨房後面一間小屋見幾箇老和尚坐地一

箇箇面黃肌瘦智深喝一聲道你們這和尚好沒

道理繇酒家叫喚沒一箇應那和尚搖手道不要

高聲奇文智深道俺是過往僧人討頓飯喫有甚利

害老和尚道我們三日不曾有飯落肚那里討飯

與你喫智深道俺是五臺山來的僧人粥也胡亂

請酒家喫半碗遂至於此此一物料定魯達生

漸引而出不欲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我

們合當齋你爭奈我寺中僧衆走散並無一粒齋

卷十 貫華堂

糧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智深道胡說這等一箇
 大去處不信沒齋糧老和尚道我這里是箇非細
 去處於文殊相國又何如前跌後帶與亡在日誦之心傷只因是十方管住
 被一箇雲遊和尚引着一箇道人來此住持把嘗
 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他兩箇無所不為把眾僧
 趕出去了我幾箇老的走不動只得在這里過因
 此沒飯喫智深道胡說量他一箇和尚一箇道人
 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師父你不

知這里衙門又遠便是官軍也禁不得的他這和
 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
 丈後面一箇去處安身智深道這兩箇喚做甚麼
 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號道成綽號生鐵佛道
 人姓丘排行小乙綽號飛天藥又這兩箇那里似
 箇出家人只是綠林中強賊一般把這出家影占
 身體於老和尚口中述二賊也知智深正問間猛
 聞得一陣香來瞥然截住智深提了禪杖禪杖

過後面打一看時五箇見一箇土竈蓋着一箇草

蓋氣騰騰透將起來智深揭起看時六箇煮着一

鍋粟米粥上竈土字草蓋草字粟米粥粟米字皆寫荒涼智深罵道你這

幾箇老和尚沒道理只說三日沒飯喫如今見煮

一鍋粥出家人何故說謊是受戒過人語出家人何

故喫狗喫蒜出家人何故毀像壞寺出家人何故

打人出家人何故入婦女房中坐婦女床上出家人何故

人何故破人婚姻出家人何故偷人酒器出家人何故後山逃走那幾箇老和尚

彼智深尋出粥來只叫得苦把碗標鈴頭杓子水

桶都搶過了妙絕餓極矣尋出粥來也是絕處

又絕行文險从令我心驚碗標杓子是喫粥家

仗捨過可也至於木桶亦都搶過作者險从之情

何其奇妙乎至於木桶都搶過而人急智深肚饑

計生生出春檯來則豈一時所能料智深肚饑

句沒奈何句見了粥句要喫句沒做道理處行文

至此絕矣只見竈邊破漆春檯只有些灰塵在上

面奇絕何關智深見了人急智生便把禪杖倚了

喫粥就竈邊拾把草把春檯揩抹了灰塵奇雙手

把鍋撥起來奇把粥望春檯只一傾奇絕文情那

不肯答問姓名看一箇箇又橫避却兩鬪幾合走又趕拖杖便響又不敢回頭後脚步去碗背粥又捨他尋出又中看此一箇

十合
五務要
遍到極
險極
處自顯
筆力讀
不可

第九
大燒瓦官寺
貫華堂

幾箇老和尚都來搶粥喫看被智深一推一交倒

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喫如大

纔喫幾口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喫却

纔去那里抄化得這些粟米胡亂熬些粥喫你又

喫我們的智深喫五七口聽得了這話便撇了不

喫實是智深不喜喫粥共聽得外面有人唱歌非哀老和尚數言也

接過真智深洗了手細提了禪杖禪杖奔去不及

破壁子裏望見一箇道人從廚房後開歌聲方奔

及而又要望見則越勢在廢寺上借頭帶皂巾身

穿布衫腰繫雜色縵脚穿麻鞋挑着一擔兒一頭

是箇竹籃兒裏面露些魚尾是望并荷葉托着些

肉一頭擔着一瓶酒也是荷葉蓋着口裏嘲歌着

唱道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我無妻

時猶問可你無夫時好孤恓並不說據掠婦女却

情如近日有諧語云有人行路見幼婦者抱持而

嗚嗚之婦怒人則謝曰我復何必誠恐卿欲此耳

是一樣說話猶問那幾箇老和尚趕出來搖着

可三字說得好笑

卷十

手悄悄地指與智深道

如畫

這箇道人便是飛天藥

又丘小乙智深見指說了便提着禪杖

禪杖六

隨後

跟去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後面跟去只顧走入方

丈後牆裏去智深隨即跟到裏面

入去

看時

七箇兒

綠槐樹下放着一條桌子鋪着些盤饌三箇盞子

三雙筋子

八字異樣色澤

當中坐着一箇胖和尚生得眉

如漆似臉似墨裝脫胎的一身橫肉胸脯下露出

黑肚皮來邊廂坐着一箇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

籃放下來也坐地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

驚

寫突如其來只用二筆兩邊聲勢都有

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

同喫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

禪杖七

你這兩箇如何

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

其語未畢

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你說

四字氣忿如見

說在先敝寺

說字

與上聽小僧本是接着成句智深自氣忿忿在一邊夾着你說你說耳章法奇絕從古未有

分好箇去處田庄又廣僧衆極多只被廊下那幾

箇老和尚喫酒撒潑將錢養女

三箇盞子一箇婦人偏偏說出此八

字來而魯達亦復信之。所以為魯達也。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

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來都廢了。僧眾盡皆走

散。田土已都賣了。小僧却和這箇道人新來住持

此間。新來住持四字妙。前云在先敝寺。後云在先檀越。此却云新來住持。明是情慌。無本之辭。

也。正欲要整理山門。修葺殿宇。智深道這婦人是

誰。却在這裡喫酒。只問兩句。覆前八字齊。那和尚道師兄容

稟。這箇娘子他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兒。王有金在

先他的父親是本寺檀越。如今消乏了家私。近日

好生狼狽。家間人口都沒了。丈夫又患病。因來敝

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檀越之。而取酒相待。別無他

意。師兄休聽那幾箇老畜生說。智深聽了他這篇

話。又見他如此小心。此句要。便道。耐耐幾箇老僧戲

弄酒家。提了禪杖。禪杖。再回香積厨來。出。這幾箇

老僧方纔喫些粥。正在那裏。止在那裏下。還有如

被魯達忿忿出來。都嚇住了。用筆至此。豈但文中

有畫。竟謂此四字虛敬處。突然有魯達跳出可也。看見智深忿忿的出來。指着老和尚道。原來是你

這幾箇壞了嘗住猶自在俺面前說謊老和尚們

一齊都道師兄休聽他說見今養着一箇婦女在

那里只須一他恰纔見你有戒刀禪杖他無器械

不敢與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去走遭看他和你

怎地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喫酒喫肉我們粥也沒

的喫已恰纔還只怕師兄喫了又補此智深道也

說得是倒提了禪杖禪杖再往方丈後來又進見

那角門却早關了智深大怒只一脚踢開了搶入

裏面看時人備只見那生鐵佛崔道成仗着一條

朴刀從裏面趕到槐樹下來搶智深智深見了大

吼一聲輪起手中禪杖禪杖來關崔道成兩箇關

了十四五合那崔道成鬪智深不過只有架隔遮

攔掣仗躲閃抵當不住却待要走這丘道人見他

當不住却從背後拿了條朴刀大踏步擲將來智

深正鬪間忽聽得背後脚步響急殺却又不

回頭看他急殺不時見一箇人影來知道有暗

算的人寫得毛寒骨抖道是叫一聲着那崔道成

心慌寫得道着他禪杖托地跳出圈子寫得外寫得去寫得應變之

如錦如錦智深恰纔回身正好三箇摘脚兒寫得見寫得殺寫得意寫得

文奇崔道成和丘道人兩箇又併了十合之上智

深一來肚裏無食此回二來走了許多程途三者

當不得他兩箇生力此句便依史進此三句與

通對作章法只得賣箇破綻拖了禪杖便走禪杖十一

不必寫到定是龜却早已十兩箇燃着朴刀直殺禪杖

出山門外來又出智深又鬪了幾合掣了禪杖禪杖

二便走凡寫兩句便走筆力極拘之兩箇趕到石

橋下坐在欄杆上再不來趕索性趕過橋來圖箇

過來偏坐在橋上便任行智深走得遠了喘息方

定尋思道酒家的包裹放在監齋使者面前只顧

走來不曾拿得路上又沒一分盤纏又是饑餓如

何是好如此說定待要回去又敵他不過他兩箇

併我一箇枉送了性命如此說定不信步望前面

去○行○一○步○懶○一○步○走○了○幾○里○見○前○面○一○箇○大○林○都

是○赤○松○樹○此一設另是一樣筆法一路只管去開去竟似無後半截文者令人心驚氣絕

魯○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觀○看○之○間○只○見○樹

影○裏○一○箇○人○探○頭○探○腦○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閃

入○去○了○前文正未得完反於此處別生出一箇懸頭來令人心驚氣絕智深道俺

猜○這○箇○撮○鳥○是○箇○剪○徑○的○強○人○正○在○此○間○等○買○賣

見○酒○家○是○箇○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一○口○唾○走○入○去

了○那○厮○却○不○是○鳥○晦○氣○撞○了○酒○家○酒○家○又○一○肚○皮

烏○氣○正○沒○處○發○落○且○剥○這○厮○衣○裳○當○酒○喫○筆力左攀右掣

真是絕世奇事提○了○禪○杖○禪杖十三徑○搶○到○松○林○邊○喝○一○聲○兀

那○林○子○裏○的○撮○鳥○快○出○來○那○漢○子○在○林○子○聽○得○大

笑○道○我○晦○氣○他○倒○來○惹○我○絕世奇文就○從○林○子○裏○拿○着

朴○刀○背○翻○身○跳○出○來○背翻身三字妙言非劈面相遇也喝○一○聲○禿

驢○你○自○當○死○不○是○我○來○尋○你○智○深○道○教○你○認○得○酒

家○認得二字七冷八噤前與李忠戰時亦用此法作炫耀也輪○起○禪○杖○禪杖十四搶

那○漢○那○漢○撚○着○朴○刀○來○關○和○尚○恰○待○向○前○每用此一筆作

勢

肚裏尋思道這和尚聲音好熟

見是史進心醉之人。此一設

與前李忠文同極大章法

便道兀那和尚你的聲音好熟你

姓甚

少名誰二字者那漢正問到此却被智深性發搶出下句來遂下得畢其辭故止問得姓

二五合後竟又完全問一句姓甚名誰以表前文之奇妙

智深道俺且和你鬪三百合却說姓名

是着箇那後語

漢大怒仗手中朴刀來迎禪杖兩箇鬪到十數合

後那漢暗暗喝采道好箇莽和尚

十四五合也却分十合在前四

五合在後中間思一頓筆法妙絕

又鬪了四五合那漢叫道少歇

我有話說

寫史進眼

兩箇都跳出圈子外來那漢

便問道你端的姓甚名誰聲音好熟

與前姓甚二字映耀出妙

筆來前聲音在姓名前此聲名在姓名後此書雖極不經意處必換轉文法不肯苟且如此讀者

細細求之自今不更說也智深說姓名畢那漢撒了朴刀翻身

便翦拂

與前李忠一樣作章法

說道認得史進麼

讀此一句分外眼明

山門外石橋邊事令讀者憂得好苦忽讀此句將軍從天而降也

智深笑道原來

是史大郎兩箇再翦拂了

兩箇同拜何等手法同

到林子裏坐定智深問道史大郎自渭州別後你

一○向在何處○先問○好漢口中出此苦語然史進

答道自那日酒樓前與哥哥分手次日聽得哥哥

打死了鄭屠逃走去有了緝捕的訪知史進和哥

哥齋發那唱的金老亦補前文所無因此小弟亦

便離了渭州尋師父王進直到延州又尋不着字人

藏過幾回好書○此八字結煞王進永遠已畢○

回向天下萬世自此八字已後王進二字更不見

於此回到北京住了幾時盤纏使盡以此來在這

里尋些盤纏名曰尋不想得遇哥哥緣何做了和

尚次問○李忠先問次叙此智深把前面過的話

從頭說了一遍省史進道哥哥既是肚饑小弟有

乾肉燒餅在此便取出來教智深喫並不以五臺

史進也史進又道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內我和你討

去若還不肯時何不結果了那厮智深道是當下

和史進喫得飽了一回主意○肚中饑時雖以魯

言邊事耶各拿了器械再回瓦官寺來筆之既去如龍

如虎下山如龍入海非網籠之可牽如虎下山到

非藩籬之可隔讀之真是駭絕嘗情拓開文膽到

寺前看見那崔道成丘小乙兩箇兀自在橋上坐

地若不還在橋上則回到寺去必然先殺那幾箇老和尚矣一者不武二者於正傳無謂故只用

一句兀自坐地便省却一段間文字非是虛虛寫二人喫力光景也智深大喝一聲

道你這廝們來來今番和你鬪箇你死我活那和

尚笑道你是我手裏敗將如何再敢廝併智深大

怒輪起鐵禪杖禪杖十五奔過橋來鐵佛生噴仗着朴

刀殺下橋去智深一者得了史進肚裏膽壯二乃

喫得飽了那精神氣力越使得出來與前一者肚中無食二者

走路方乏三者兩箇小力句遙對看他章法兩箇鬪到八九合崔道成

漸漸力怯只辦得走路那飛天藥叉丘道人見和

尚輸了便仗着朴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便從

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聲都不要走掀起笠

兒此句不是寫史進一時性發蓋為前文林子中鬪至十四五合其在史進因為魯達出家不好

點認若在魯達則即使氣忿性急亦何至不認史

大郎耶讀者頗有此難殊不知作者胸中自隱然

有箇笠蓋着大郎而於前文中偏故意不說出

直到此處方輕輕放得一句掀起笠子彼真不顧

世眼挺着朴刀來戰丘小乙四箇人兩對廝殺智

深與崔道成正鬪到間深裏智深得便處喝一聲

着禪杖十六○至此方把生鐵佛打下寫得禪杖飽滿快活

橋去那道人見倒了和尚無心戀戰賣箇破綻便

走史進喝道那里去趕上望後心一朴刀撲地一

聲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掉轉朴刀望下

面只顧脫肢脫察的搨智深趕下橋去把崔道成

背後一禪杖禪杖十七○更可憐兩箇強徒化作

南柯一夢智深史進把這丘小乙崔道成兩箇屍

首都縛了擻在湖裏兩箇再起入寺裏來再入香

積厨下拿了包裹俗本此句那幾箇老和尚因見

智深輸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來殺他已自都弔

死了此處若非此句則將聽其仍舊苟延殘喘智

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九箇那箇擄

來的婦人投井而死此處若非此句則將聽其宛

故知此句直尋到裏面入九間小屋打將入去竝

無一人只見牀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開都是衣

裳包了些金銀揀好的包了一包袱尋到厨房見

魚及酒肉兩箇打水燒火煮熟來都喫飽了始得一飽

飽之為道不亦難乎兩箇各背包裹史進增竈前縛了兩箇

火把撥開火爐火上點着焰騰騰的先燒着後面

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箇火把直來佛殿下後簷

點着燒起來湊巧風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價

火起來可謂淨佛國土前後兩箇叢林中間又

一時奇觀也至此則一把火燒傷盡淨依舊只得

起者仍隨手而倒豈非翻江攪海之才乎耐菴

說一座瓦官寺讀者亦便是一座瓦官寺耐菴說

燒了瓦官寺讀者亦便是無了瓦官寺大雄先生

之言曰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

法而不造聖歎為之續曰心如大火聚壞種種五

陰一切過去者無法而不壞今耐菴此篇之意則

又雙用其意若曰文如工畫師亦如大火聚隨手

而成造亦復隨手壞如文心亦爾見文當觀心見

文不見心莫讀我此傳於修整全剛亭智深與

子山門亮桶之趙員外其罪福又何如史進看着等了一回四下火都着了二人道梁園

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撇開二人厮趕

看行了一夜七箇字寫出真好弟兄天色微

明兩箇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看來是箇村鎮兩

箇投那村鎮上來獨木橋邊桃花莊一條板橋瓦官寺一座青石橋此

處又一條獨木橋亦是開中點綴聯絡以為章法也一箇小小酒店智深史

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喫酒一面叫酒保買些

肉來借些米來打火做飯兩箇喫酒訴說路上許

多事務喫了酒飯智深便問史進道你今投那里

去史進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奔朱武

等三人入了夥且過幾時却再理會作者安智深

見說了道兄弟也是便打開包裹取些酒器與了

史進桃花山上何必不偷瓦官寺前何必不分有錢如此用真使人要錢也○前日若雷與李

周非也今日若不與史進非也○以二人拴了包

裹拿了器械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門離了村鎮

又行不過五七里到一箇三岔路口智深道兄弟

須要分手魯達語亦酒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魯

法師語你到華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

若有箇便人可通箇信息來往千古雷種史進拜

辭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進去了。

通篇皆叙魯達也史進忽然來

史進忽然去其文猶如生龍活虎令人捉察不定

只說智深自往東京在

路又行了八九日早望見東京人得城來但見街

坊熱鬧人物誼講來到城中陪箇小心問人道大

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橋

第四橋便是

智深提了禪杖便走早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

徑投知客寮內去

魯達看

道人撞見報與知客

中藏下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得兇猛

提着鐵禪杖跨着戒刀背着箇大包裹先有五分

懼他知客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

唱箇喏知客回了問訊智深說道洒家五臺山來

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着俺來投上剎清大師長

老處討箇職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有

書劄合當同到方丈裏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

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拏在手裏

只如此

知客道師

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卽目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

刀取出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如何不早說反責之妙絕隨即解了戒刀包裹內

取出片香一炷坐具七條半晌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與他披絕倒教他先鋪坐具先鋪絕倒少

刻只見智清禪師出來知客向前稟道這僧人從五臺山來有真禪師書在此清長老道師兄多時

不曾有法帖來知客叫智深道師兄快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却把那炷香沒放處沒放處絕倒知客忍

不住笑與他插在爐內與他插絕倒拜到三拜知客叫

住不然九拜矣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拆開看時中間備細說着魯智深出家緣繇并今下山投托

上刹之故二句皆極不堪便有前書在內清公當亦一嚇萬望慈悲收錄做箇職事人員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必當證

果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喫些齋飯好物智深謝了扯了坐具七條杜

提了包裹拏禪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清長老

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乃云每讀禪宗語錄

見一往一來後忽接乃云二字不覺欲嘔爾蓋汝想亦罷之惡之悲之笑之故特用此二字於此

等眾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真禪師好没分曉這

箇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畧府軍官為因打死了人

落髮為僧二次在彼鬧了僧堂因此難着他你那

里安他不得却推來與我待要不收畱他師兄如

此千萬屬付不可推故待要着他在這里倘或亂

了清規如何使得無如此許多算計便住持五臺山有如此許多算計便占坐東

京作者借此特寫出此壯觀黃使後世知客道善男信女要皈依善知識者自去揀擇也

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

如何安着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

棗門外退居廨宇後那片菜園時嘗被營內軍健

們并門外那二十來箇破落戶侵害縱放羊馬好

生囉哩一箇老和尚在那里住持那里敢管他何

不教此人去那里住持倒敢管得下清長老道都

寺說得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裏等他喫罷飯

便喚將他來侍者去不多時引着智深到方丈裏

清長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真大師薦將來我這寺

中掛搭做箇職事人員我這敝寺敝寺謙得好笑我這敝寺占得

可笑寫東京法師便真是東京法師四字崔道

波口中曾有之今人於佛法中每爭我宗他宗亦

此類有箇大菜園在酸棗門外嶽廟開壁此四字如何插

放入來真是絕世妙筆你可去那單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

人納十擔菜蔬餘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

真長老着酒家投大剎討箇職事僧做却不教俺

做箇都寺監寺如何教酒家去管菜園首座便道

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曾有功勞如何

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箇大職事人員了首座

尚然說說况其下平智深道酒家不管菜園殺也

寫清公門庭如狗要○做○都○寺○監○寺何至於殺段一殺博都寺監寺知

客○又○道○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

項○且○如○小○僧錯落做箇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

官僧衆至如維那侍者書記首座這都是清職不

一段歷
參差
一
益小文

第五才子書 火燒瓦官寺 三五 貫華堂

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箇都是掌管嘗

住財物你纔到得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

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

閣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室的喚做浴主這

箇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

管飯的飯頭管茶的茶頭管東廁的淨頭與這管

菜園的菜頭首座云菜頭是大職事知客却直數

這箇都是頭事人員末等職事假如師兄且如

章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句好句便陞你做箇

塔頭又管了一年句好句陞你做箇浴主又一年

好句纔做監寺智深道句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

調侃酒家明日便去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在

方丈裏歇了二老一樣方丈裏一樣雷智深而一

不肖相去真不可算嗟乎佛法當日議定了職事

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裏退居解宇內掛

起庫司榜文明日交割當夜各自散了次早清長

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上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和兩箇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酸棗門外驢宇裏來住持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箇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之輩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因來偷菜看見驢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告示亦在潑皮眼中看出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為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

園攪擾那幾箇潑皮看了便去與眾破落戶商議

道大相國寺裏差一箇和尚甚麼魯智深五字奇文為後

來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

下頭來教那厮伏我們數中一箇道我有一箇道

理他又不曾認得我我們如何便去尋得鬧等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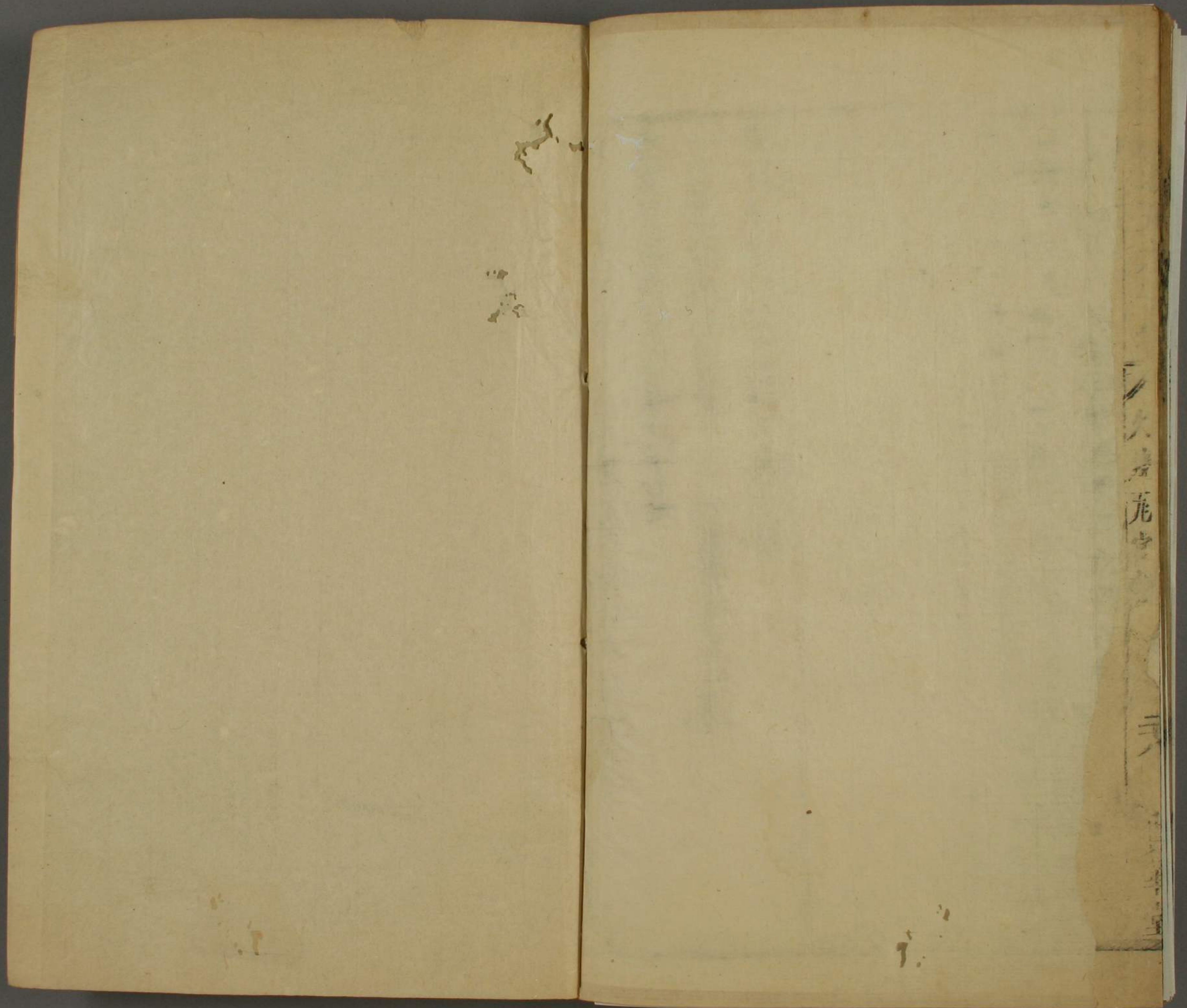
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參賀他雙手搶住脚翻

筋斗擡那厮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潑皮有潑皮聲口衆

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來却說魯智深來

到解宇退居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掛了戒刀那數箇種地道人卻來參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箇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細止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箇潑皮擎着些果盒酒禮都嘻嘻的笑道聞知師父新來住持我們鄰舍街坊都來作慶智深不知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潑皮一齊向前一箇來搶左脚一

箇便搶右脚指望來擲智深只教智深脚尖起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正是方圓一片閒園圃日下排成小戰場那夥潑皮怎的來擲智深且聽下回分解



六
鹿

三

